

长 篇 小 说

中 国 制 造

周梅森

作者简介

周梅森，男，1956年生，江苏徐州市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1984年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系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黑坟》、《原狱》、《重轭》等十余部；中篇小说集《沉沦的土地》、《军歌》、《国殇》、《大捷》、《中国往事》等二十余种；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和国往事》、《阙里人家》等一百余部集，约六百余万字，并有十卷本《周梅森文集》出版。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优秀电视剧剧本奖、优秀影片编剧奖，等奖项三十余种。

第一章

闪电划过星空

1998年6月23日19时

省委大院

省委常委会结束后,天已经黑透了,省委副秘书长高长河离开办公室,急急忙忙往家赶。老岳父前几天又住院了,高长河和夫人梁丽约好今晚要去探视,下午梁丽还打电话提醒过,高长河不敢有误。不料,在一号楼门口正要上车,偏见着一脸倦容的省委书记刘华波站在台阶上向他招手。

高长河知道刘华波前不久代表省委向中央有关方面表过态,要为经济欠发达的兄弟省区干点实事,正让他们筹备一个对口扶贫工作会议,便以为刘华波想询问会议的准备情况,遂走过去主动汇报说:“刘书记,对口扶贫会议的准备,我们已经按您的要求搞完了,正想抽空向您具体汇报一次。您看安排在哪一天比较好?”

刘华波摆摆手说:“这事常委分工陈省长负责,你们向陈省长汇报好了,明天我和你谈点其他的事。你八点整到我办公室来谈好不好?手上的事先放一放!”

高长河很想问问刘华波要和他谈啥事，可刘华波不主动说，自己也不好问。然而，却于心不甘，便又没话找话地说：“哦，刘书记，还有一个事，明天下午平阳市跨海大桥通车，平阳市委非常希望您能去一下平阳，您看……”

这时，刘华波的车已驰上了门厅，刘华波一边向车前走，一边说：“长河，这事不是说定了嘛，程秘书长和吴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去，我就不去了。我事太多，日程排得满满的，走不开嘛。”

高长河跟着刘华波走到车前：“可这一下午平阳那边又打了三个电话过来。”

刘华波笑了，指点着高长河的额头道：“你这个高长河，咋对平阳这么情有独钟呀？该不是吃了人家平阳的回扣吧？！好，好，我看你这省委秘书长也别干了，就到平阳市委去做秘书长吧！”开罢玩笑，又严肃地强调了一下，“记住，明天八点整到我办公室来，十点后我还要会见独联体的一位国家元首。”

高长河连声应着，眼见着刘华波的车开出去，自己才恍恍惚惚上了车。坐在车上，越想越觉得明天的谈话有些蹊跷。这位省委一把手要和他谈什么？该不是谁又告自己的黑状了吧？一年前做省城市委副书记时，他写过两篇从法制角度谈经济的文章，批评了一些经济建设中违法无序的混乱现象，便不清不白地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就含意不明地称他为“高指导”。可这一年多过去了，他又离开了省城工作岗位，这些人总不至于再和他没完没了地纠缠了吧？而在省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他想做“高指导”也做不了，事事处处必须听从首长“指导”，引起争议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这么一想，心里便安了，坐在车里，竟有了些欣赏夜色的情绪。

省城的亮化工作这年搞得不错，力度大，效果也就比较好，

一座座摩天大楼通体发光了，霓虹灯和广告牌全都亮了起来，万家灯火和满天繁星把面前这座八朝古都装点得一片辉煌。

然而，车过中山广场时，高长河注意到：这个自己曾主持建设过的广场亮化得不太好，四周的地坪灯坏了不少，且有不少市民三五成群地聚在草坪上。

高长河的脸不由自主地沉了下来，对司机说：“这么好的广场，这些人竟这么作践，一点也不知道爱惜，真是不像话！”

司机说：“啥时也免不了有这种不讲公德的人嘛，所以才要宣传精神文明。”

高长河说：“光宣传也不行，得动真格的，搞点地方法规，见到省城市委靳书记时，我得给他提个建议：加大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对这些不讲文明公德的人，要依法处罚，罚得他心惊肉跳，看他还敢不敢！”

司机不以为然地说：“高秘书长，你又不是省城的市委书记了，还管这些闲事干啥？！”

高长河说：“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是市委书记，却还是省城的市民嘛，这建议权我总还有吧？”说罢，看了看手表，“开快点，到家接上梁丽，我们就去人民医院，我们家那位老八路又住院了，情况不太好哩……”

不曾想，医院却没去成。

车到上海路七十四号自家院门口，高长河意外地发现了一辆挂着平阳市小号牌牌的奥迪停在路边，一进院子大门便远远看见自己中央党校的同学，现任平阳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孙亚东在他们家客厅里坐着，夫人梁丽正和孙亚东说着什么。

高长河先没在意，以为孙亚东是为明天平阳跨海大桥剪彩来请省里领导的。可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对头：孙亚东分管纪检，跨海大桥和他一点关系没有，而且近来一直有传闻，说他和

平阳市长文春明斗得厉害,他这时来干什么?

这才敏感地想到了平阳市的班子问题。平阳市委书记姜超林年龄到了,要到人大去,现市长文春明很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平阳市委书记,而这肯定是孙亚东不愿看到的。因此,高长河认定,孙亚东此行必是来打探消息,顺便给文春明上点眼药,心里不由地暗暗叫起苦来。

然而,高长河脸上却没动声色,一进家门就笑呵呵地招呼孙亚东道:“亚东呀,你可真是稀客!咋突然想起来看我了,啊?”

孙亚东也笑:“看你?我是来蹭饭吃的!梁丽,长河回来了,快开饭吧!”

梁丽说:“开什么饭呀,孙书记?你说来就来了,我可没啥好东西给你吃!”

孙亚东嚷道:“梁丽,你客气啥呀?冰箱里有啥吃啥,我还带了点平阳的土特产,喏,还有酒,你炒两个菜,我和高书记一起喝两盅!”

碰到孙亚东这样的主,高长河也只好陪着一起喝两盅了。

端起酒杯时,高长河便把话说在前面:“亚东,你可别想腐蚀拉拢我,我和你说清楚,你们平阳班子省委咋定的,我可真不知道,你要想打听这事,最好去找组织部的同志,找我你可真是找错人了。”

孙亚东诡秘地一笑说:“我谁也不找,今天就找你喝酒,顺便也向你汇报一下工作。平阳这个地方不简单哪,经济实力全省第一,人均国民产值全省第一,人均收入全省第一,可干部队伍也比较复杂呀,据我所知潜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

高长河预感到孙亚东要给他们的市长文春明上眼药了,便应付说:“知道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你好好查处嘛,和我说干什么?来,喝酒!”

孙亚东却不喝，反倒把手中一杯酒拍放到了桌子上：“好，高书记，有你这话，我心里就有底了！现在，我就向你汇报一下平阳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烈山县的经济问题和平阳轧钢厂的问题。对平阳轧钢厂的问题，身为市长的文春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还想当市委书记？幸亏省委英明，没让文春明爬上去。所以，我建议你上任后，就以平阳轧钢厂做反腐倡廉的突破口，看看国家这十二个亿是咋扔到水里去的……”

高长河这才觉得哪里不对头，忙拦下孙亚东的话头道：“哎，哎，孙书记，你等等，等等，你还真向我汇报了，啊？我既不是省纪委的书记，又不是你们平阳市委书记，只是个听喝的省委副秘书长，我到哪上任？”

孙亚东用筷头指着高长河直乐：“高书记，不够意思了吧？马上要到我们平阳当市委书记了，对我这个老朋友加新同事还要瞒，你呀，你呀！当然，你老兄讲组织原则我也能理解！来，干一杯，我代表我们纪检政法口的同志们，也代表敢于斗争的九百万平阳人民，欢迎你来平阳主持工作！”

直到这时，高长河才恍然悟到：明天早上八点和省委书记刘华波的谈话内容，很可能是平阳的班子问题和自己工作的调动。现在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奇怪，作为当事人的他尚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调动，倒是下面先知道了，而经验证明，这来自下面的小道消息有时还就是惊人的准确。

然而，这毕竟是小道消息，省委书记刘华波毕竟还没和他谈话。

于是，高长河仍是不动声色，笑道：“孙书记，你这耳朵也太长了一点吧？这我的事，我都不知道，你咋就知道了？难道刘华波的省委书记让给你当了？！”

孙亚东有些惊讶：“高书记，你是真不知道？”

高长河摇摇头：“我只知道省委考虑让文春明接姜超林的书记，听说姜超林同志极力推荐，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谈了九个多小时哩。”

孙亚东摆摆手：“这是旧闻了，文春明没通过，各方面反应很大，姜超林谈十九个小时也没有用！别的不说，凭文春明抓的平阳轧钢厂，就不配进上这一步！所以，马万里副书记点了你的将，说你在省城做市委副书记时就干得不错，有水平，有魄力，又懂经济，还在省委做了一年多副秘书长，经验比较丰富，在这种争议比较大的时候去平阳主持工作对大局是有利的！刘书记、陈省长一致赞同，都说你是冷不丁冒出一匹黑马哩！”

仿佛是为了证实孙亚东的话，偏在这时，省委书记刘华波的电话打过来了。

刘华波在电话里说：“长河呀，知道明天我要和你谈些什么吗？”

高长河极力镇定着情绪：“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刘华波说：“猜猜看嘛。”

高长河努力做出自然的样子，笑道：“您大老板的心思，我哪敢乱猜？”

刘华波也笑了，笑罢才说：“那我先和你打个招呼吧，你的工作要动一动了，跨世纪的干部嘛，总不能老在省委机关当大服务员，这咋跨世纪呀？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到平阳去主持工作，具体问题我们面谈，马书记和陈省长参加。”

高长河机械地应着，放下电话后，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梁丽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问：“谁来的电话？”

孙亚东抢上来道：“是省委刘书记的电话！”继而，又对高长河说，“高书记，不说我耳朵长了吧？事实又一次证明，小道消息就是比大道消息来得快！”

高长河摇摇头：“这不正常！”

孙亚东道：“不正常的事多呢，你管得了？现在，要听我的汇报了吧？”

高长河叹了口气说：“好吧，我听着就是。”

梁丽看看表，问：“长河，我们还去不去医院看老爷子了？”

高长河抱歉地看了梁丽一眼，手一摊：“我这还没到任，人家孙书记就非要汇报工作，改天吧。”

孙亚东忙说：“别，别，我这汇报很短，讲清问题就走！”

高长河脸一沉：“你哪里走？老实给我呆在这里，把平阳的情况都给我好好说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带个人情绪！”

孙亚东乐了：“嘿，高大书记，你还真来劲了？好，给我倒满酒！”

1998 年 6 月 23 日 20 时

平 阳 市 委

姜超林注意到，文春明一进门神色就不太对头，脸阴着，眼神中透着明白无误的失望和哀怨。似乎为了掩饰这种失望和哀怨，文春明在沙发上坐下后，先把市委副秘书长田立业埋怨了一通，说是田立业太不负责任，跨海大桥的剪彩筹备工作安排得很不妥当，省里的领导竟没派专车去接，还阴阳怪气尽说风凉话。

文春明气呼呼地看着姜超林：“……老书记，你猜田立业能说出什么话来？他说，能替平阳省点就省点，哪怕省下点汽油钱也好，还口口声声说是你的指示！”

姜超林呵呵笑了：“这甩子，生就一张臭嘴，真没办法！不过，这次倒也真不能怪田立业，派车的事他是请示过我的，是我让他不要派专车了。省委程秘书长和吴副省长都有专车嘛，我们到平阳界前接一下也就可以了。但是，省汽油啥的，可不是我说的哦！”

文春明不满地看了姜超林一眼，说：“还是得派专车嘛！跨海大桥剪彩是咱这届班子的最后一桩大型活动，又是这么个大标志性工程，怎么着也得搞出点声势来，别让人家以为我们平阳没人了！”这话已明显带上了情绪。

姜超林想，文春明可能已经知道省委副秘书长高长河要到平阳做市委书记了，有点情绪也正常，便说：“春明啊，话也不要这么讲嘛，啊？我们这届班子干得怎么样，省委和刘华波书记是有评价的嘛，平阳九百万市民也是有评价的嘛。”摆了摆手，“好了，不说这些题外的话了，还是说说明天的安排吧。”

文春明这才汇报说：“明天的剪彩活动全落实好了，我的想法是：这活动既然是咱这届班子的告别演出，就一定要搞得红红火火，也算是欢送你老书记吧。这回呢，就算我抗旨了，省城的领导还是要接，我已经让接待处派人派车连夜去了，王市长亲自带队。为北京的客人和有关部门首长包了架波音 757 飞机，上午九点准时从首都机场起飞，决不会耽误下午三点的剪彩仪式。”

姜超林询问道：“首都和省城的新闻单位安排得怎么样了？”

文春明说：“也都安排好了，有专人接待，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同志由宣传部沈部长和两个副部长全程陪

同,配合采访。”

姜超林想了想,说:“让田立业也去协助接待新闻单位吧,咱田秘书长是大秀才呀,就喜欢往秀才堆里扎,缠着我热情洋溢要去协助哩!”

文春明一怔:“哎,老书记,新闻单位你也敢让田立业去协助?就不怕他那张臭嘴里冷不丁给人家吐出个大象牙来,吓人家一跳?我看不能让他去,明天就派他在机关值班打机动。”

姜超林笑道:“这种时候田立业不会这么糊涂嘛,他真敢吐象牙我收拾他!”

文春明不满地看了姜超林一眼:“老书记,你就是护着他!”

姜超林摆摆手:“这事不说了。春明,你可要注意一下轧钢厂,明天这种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乱子!前几天不是说又借了点钱吗?工人的工资发了没有?你得过问一下,没发赶快发,别让他们再到市里找了,尤其是明天。”

文春明心里也有点发毛,说:“这阵子一直忙着跨海大桥的收尾工程,轧钢厂工人的工资发没发我也不太清楚。要不,我马上去一趟轧钢厂吧,连夜给他们的干部开个会!”

姜超林说:“也好。”

文春明叹着气,站了起来:“那我现在就去吧,反正轧钢厂这张狗皮膏药粘到我身上是揭不下来了,我……我认倒霉了!”这话说完,眼圈竟有些红。

姜超林看了文春明一眼,和气地批评道:“春明,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轧钢厂的事谁怪你了?走到哪里,不管是对谁,我都要说,轧钢厂的责任不在你身上,也不在我身上,那是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和条块结构的矛盾造成的,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平阳市委、市政府有什么办法?”

文春明看着姜超林:“你这么看,咱孙亚东副书记也这么看

吗？省委也这么看吗？我知道为我的事，你老书记和组织部的同志，和省委谈了好多次，可又有什么用？高长河不还是过来了么？！”

姜超林苦笑着问：“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文春明点点头：“吃晚饭时才知道的，还听说孙亚东又到省城去了，高长河和孙亚东关系很不一般……”

姜超林马上打断了文春明的话头：“哎，哎，春明呀，这位高书记和我的关系也不一般哩，他在省城做市委副书记时我们就熟悉了，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和想法都不谋而合，前一阵子我还想过要把他挖到咱平阳来呢！春明呀，对高长河同志你可不要瞎猜疑呀！”

文春明却说：“老书记，我这不是瞎猜疑，说心里话，我还真希望高长河到平阳后能把轧钢厂这些年的事都查查清楚！我还不信这世上没有公道了！不过有一条，问题查清后，就请高长河或者孙亚东把轧钢厂这个点接过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高招。”

姜超林沉下了脸：“春明，你这么说就不好了，有情绪嘛！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同志，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你文春明是一市之长，还是市委副书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平阳的大局为重，就算我这个老同志去二线之前给你的最后忠告吧，你生气不生气我都要说。我还要说的是，今后你这个市长和我这个人大主任都要支持高长河同志的工作，我可不愿看到谁在新班子里闹别扭！”

文春明知道面前这位老书记的脾气，叹了口气，啥也不说了。

姜超林却还在说，不过，口气缓和了许多：“春明，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向省委推荐你做市委书记时，我完全

是出以公心，决不是因为我們之间的个人感情。现在省委定下了高长河，我看省委也是出以公心，目的都是为了把平阳的事情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能对省委的决定心怀不满，更不能因此就和高长河同志过不去。春明啊，你头脑千万不要发热，别以为平阳是咱省名列第一的经济大市，就把尾巴翘起来当旗摇，让人家说我们排外。”

文春明点点头，哭也似的笑了笑：“好吧，老书记，我听你的，你老领导都能忍辱负重，我也就认了。在这里，我表个态：只要高长河来平阳干大事，干实事，我一定会像支持你老书记一样支持高长河。”

姜超林道：“这就对了嘛，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然而，将文春明送出门，姜超林看着窗外平阳的万家灯火，却陷入了深思。

省委的决定委实是太突然了！他多么希望省委能接受他和平阳市委的建议，把文春明提到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接他的班呀，可文春明偏被大家都议论纷纷的一个平轧厂深深套住了。于是就来了一个和平阳没有任何关系的高长河。这事实像闪电划过星空一样，让姜超林惊异不安。姜超林吃不准，这个陌生人物的到来，对平阳来说，究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还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尽管他曾任在省委的一些会议上，在一些场合见过高长河几面，却实在不知道这位跨世纪干部内心深处究竟想的是什么？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高长河决不会是知根知底的老战友文春明。他可以违心地坚持组织原则，按省委和刘华波书记的要求去做文春明的工作，却根本无法说服自己。

1998 年 6 月 23 日 21 时

省城 高长河家

借着酒劲，孙亚东一口气汇报了一个多小时，一些县级领导班子的腐败问题，地方主义和排外问题，原市委书记姜超林的家长制作风问题，等等，等等。

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市长文春明抓的平阳轧钢厂的问题。

据孙亚东说，平阳轧钢厂的问题十分严重，从八亿的预算，搞成十二亿的规模，这么多年了，竟然一寸钢板没轧出来，至今仍靠贷款借债糊弄着发工资。而厂里的干部却三天两头在宾馆大吃大喝，连工人的四百多万集资款都吃完了，有时竟有市长文春明参预。轧钢厂的工人们年内曾两次到市政府请愿，最后仍是不了了之。今年二月，他到平阳一上任，就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查了轧钢厂，一查就查出了问题：光请客送礼一项就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可姜超林却不让再查下去了！

孙亚东反映的这些情况令高长河十分震惊。

原以为孙亚东调到平阳时间较短，是外派干部，和市长文春明及班子里的平阳同志是闹不团结，现在看来不太像。基于他对孙亚东的了解，这位同志还是比较正派的，疾恶如仇，一年前在昌江市做纪委书记时，曾顶着各种压力，把以昌江市副市长为首的一批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庭，相信他对平阳的问题也不会信

口开河。

然而，高长河仍只是听，对孙亚东反映的任何问题都没表态。

孙亚东看出来了，问：“哎，高书记，我说了这么多，你咋一声不吭？”

高长河笑道：“别忘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是你们平阳市的市委书记，你要我表什么态？我怎么表？就算我到任了，也不能光听了你的汇报就表态，总还得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吧？总还得搞调查研究吧？”

孙亚东说：“好，好，高书记，你说得有道理，我呢，现在先不说你滑头，你上任后就好好搞搞调查研究吧，我建议你从平阳轧钢厂和烈山县搞起。如果搞完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你老兄还是这个态度，我可真要骂你滑头了。”

高长河说：“孙书记，你放心，这种事，我想滑也滑不过去。”

临别，孙亚东又说：“还有一点，高书记，你要注意，平阳在姜超林家长作风的统治下积重难返，加上经济上又名列全省第一，排外情绪相当严重，你一定要做好和地方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准备！”

高长河皱了皱眉头：“孙书记，你这话说得过分了吧，啊？斗什么呀？和谁斗呀？谁是地方主义呀？你说人家是地方主义，人家没准还说你有钦差意识哩！这样四处讲人家平阳的同志排外，我看并不好。至少你自己就把自己当成了外人嘛。”

孙亚东愣住了，有些茫然地看着高长河，似乎觉得高长河很陌生。

高长河拍拍孙亚东的肩头，又和和气气地说：“老朋友，纪检工作不但是查问题呀，更要爱护干部，把在改革第一线拼命干事的干部们当作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来爱护。给你派个任务：给

我研究一下，我们平阳的干部们都有什么特点？他们这种经济发达市的干部，在精神面貌上，领导作风上，和经济欠发达市相比，比如你呆过的昌江市，有什么不同？我总觉得平阳这些年的飞跃式发展是个谜哩，怎么在这二十年里，平阳就一步步上来了？经济从全省第三、第四的位置，一举上到了全省第一，超过了省城？而且连续五年第一？这可不单是搞地方主义搞出来的吧？”

孙亚东马上听出，高长河话里有话，是在婉转地批评他看问题太偏激，没有全面正确评价平阳的工作。可想想，觉得高长河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便点点头，郁郁不乐地告辞了。

高长河也没再留，陪着他走到院门口时，才说了一句孙亚东喜欢听的话：“孙书记，你放心，只要平阳市真存在你所说的这种腐败问题，你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会全力支持你。”

孙亚东一把握住高长河的手：“高书记，这算不算你的表态？”

高长河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送走孙亚东，没来得及到卫生间小一下便，门铃又响了。

高长河无奈地摇摇头，对夫人梁丽说：“从今晚开始，平阳地区的不少小号车要车轮滚滚进省城了，我们肯定是肃静不了了，你干脆就来个院门大开吧，反正我们不是贪官污吏，也没什么东西怕人偷！”

梁丽笑问：“长河，你就这么肯定？”

高长河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说：“我就这么肯定，你去开门吧，我敢保证，又是平阳的同志来了！”

从卫生间出来一看，果然又是平阳的同志，是个县长或者县委书记，是哪个县的同志，高长河忘记了，脸很熟，反正是陪省委领导下去时见过面的，好像还在一起吃过饭。